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四

六本

與熊魚山



與熊魚山

與馮漸卿

與郡太守

與郡太守

與饒太守

與黃海峴

與歙令君

復劉星週

復何貳尹

與蜀司李

與邑令君

與徐按臺

與畢東郊

與徐按臺

與吳去非

與凌蒼虛

復李應甲

復葛屺瞻老師

與郡太守

與洪簡臣

與熊魚山

庚辰

次蚤尚圖一再晤兄而宣子舟開相拉便同行一路
同看佛書亦遂能以漸而解真可人也所慮別後寒
暴之數不相敵耳弟前菴中共兄相對床上所語實
爲良法幸勿忘天下無事不求諸已水長船高泥多
佛大惟兄道力自進心光自透則內外分數自然相
應不慮宣子不與兄同增上也天如師願兄無輕視
之宣子歸時當與同詣師受一嚴戒彼此互相砥切
大抵因果歷然戒律冰霜方有趨道分此必然之理

金大史集 卷四
如兄根力但一具此則於道如反掌不似第笨鈍尚
需時也日月不居百年轉盼望兄千萬自珍與兄等
在此時真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幸兄三思佛說因
果無有精粗生死路頭真可怕怖勿爲世諦所惑

與熊魚山

庚辰

小力從漢上得兄手教自吳下歸與前遣奉祝老伯
母之力先後至止知兄尚入晉也歸來得一二同
志之友日夕相磋雖不能有精進而駑馬勤步滴
石嚙木庶幾漸見此事之重微覺念力之永不負吾
兄歷來所諄諄明教耳憶兄去冬所示須要諦見得
到卽知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媯席時謬妄相等
總無有異此自至言要必不是虛見可以冒昧承當
當與兄相期共勉今行年各四十有餘俱無絲毫頭

金大身集 卷四
緒令攝入媻席時反如見三十二相而真如見火坑
則兄所教見三十二相可與攝入淫席時觀之地亦
卽可刻限而到也 聖天子心行的是再來我等此
番受生不能及早徹透大法淨盡羣疑便灑然出頭
與 明君賢相得相劇切激 事使萬靈披光衆
魔歸命而兀兀縈縈一機莫發真是虛度不成丈夫
靜夜念之不禁追恨至於出處之事老親亦無成心
而弟自裹足難前總以此事未透無不濡不蕪之具
而入水火持蹈地之身而冀度石飛空知必無益徒
見損喪惟望吾兄一日千里先爲倡嘯弟亦重惜寸
陰以日爲劫將圖追步不敢自廢耳

與馮漸卿

庚辰

弟到會城向翁兄舊處相尋云已家九峯矣近於魚
山兄處得傳示尊教高論微言敢自棄外而不領悉
而弟鄙意則始終以爲文成知行合一之論實足千
古蒙翁兄屢稱宗門長處正長在此點水滴凍吹毛
利刃非翁兄所謂真實天壽不貳身世等若浮雲者
不可得到惟翁兄勿淺視爲幸至於龍溪縱有破綻
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等語此等語句古人或偶
一提之所謂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狂狷乃深惡痛絕

鄉愿不得已之詞實非極力贊嘆狂狷而遂以其志
嚶嚶行不掩言爲學的驅天下後世英雄而復坐此
窠臼也第三十以前龍溪之書日夕不離案頭但一
開卷則心目爲光豈敢訛議豈敢謂先生不是一時
人豪要其長處頗多而爲天下後世相與承虛接響
往往推尊此語則龍溪之學其於文成雖欲不如五
霸爲三王之罪人不可得矣究實而論此等亦閒言
語要之此事真亘古亘今蓋天蓋地世尊所謂爲此
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誠哉大事必不得以從上佛

祖及一二英雄偶以一二假名字及偶爾機境引導
衆生者而遂執爲定法便同世諦流布如弟前所謂
疑誤衆生果受疑誤而此衆生則豈別指正弟自謂
自悔而自恨焉耳今世英雄多住不疑之地旣已不
疑則亦必自以爲不誤雖不敢以其不疑爲遂果無
可疑而能不疑則亦已岸然不可及矣安得以其所
私疑而盡大地人蓋之以疑又不擇英雄而必強進
之以疑得無妄乎自有痛癢不容隱覆而其指歸則
惴惴輸載圖踰絕險之時呼將伯予庶無損越而已

舟次艸勒一片志別言不蓋意願共勉旃

...

...

...

...

...

...

...

...

...

公與太守

近日傳聞仙鄉閉糴實甚頃有載自楚中道出南饒

者亦為諸郡縣所截至繫商於獄重費乃得脫今天

下一家明旨屢申閉本處尚不應而况絕他運乎

凡此皆地方諸無賴所為不肖前在楚楚郡縣亦有

為諸無賴奸人所惑者不肖力爭之乃悟而止其實

地方所必欲糴之家必不能畱徒以重苦農民而太

飽奸橐而米商本籌子母計重費抵此中價必不得

不騰是郡縣閉糴即於本地方似有虛美名而已絕

無分毫實益而於他乏米之邦受害無窮且令米商裹足而不敢前將來之日爲憂方大近縣父母爲地方計勸富民卽素不業米家當時各自致米而儲爲備民憚難尚無行者况重之厲禁橫政乎私心與得老公祖移檄啓告仙鄉諸郡縣并諸上臺幸以天下一家爲心其力能儲米而望風畏縮不敢糴者許給以兵憲批文俾令直往無憂但令地方貯米計數可常支三四月則上下之人庶幾可以安枕而臥雖老公祖在茲此類皆杞憂實不能無蚤計也邑何貳尹材器廉幹攷邑志真自開代以來所未有顧鬱鬱時欲求去尹之苦志在我輩中爲大父母者爲難旦暮遭遇而况佐貳今天下多故所在可虞如此尹與老公祖必特加優異鼓厲長養成就使得畢行其志設有緩急足備器使此今日地方之願而卽老公祖異日宰天下之要畧也山右一念湧動援筆佈聞臨書不盡

批答朝出卽奏事已在言前舉行而天語亦答已
有旨了豈非亦所以安集衆心而冀來忠益也此方
之人望明公祖之來如望歲然今事明公祖以道當
盡其誠不敢畜疑用求明教而昨又聞貴鄉過糴加
熾官縱民意至公行搶掠諸米商視涉鄱湖如度洋
海皆莫必其命強半徒業運米之人旣日以加少而
歟士大夫徒知以浙爲重不知休命全仰江右一路
又浙中今歲本地方果自乏米尚仰給外地其情自
不能不少畱難且今吳越稻尚未收目下必無餘米

少選穀成自當流通不似江右及今便爾兼所截過
又非本方之米敝郡將來真未知所終其患但如前
所陳白徒至于重價困民而止卽爲幸多矣臨書企
切

糴於貴治所糴實無幾初不足以爲損益又諸三吳之米商經饒河者皆江右之米也容且有糴自江右而無用至於饒河者而其不從江右糴者必不至於饒河矣若敞地則雖非江右之米而舍饒河而外則無復有他途可入如寒家載穀自楚中敞庄旣不得不假途於饒而以自饒河而內峻溪挽舟之艱運穀費倍至饒而不得不借碾爲米焉而今并以爲岸上之米而留之矣夫饒休之吭也而休之必以饒爲吭而仰命於外則又非若三吳諸四達之郡不得於貴

治則又可以轉徙而他求其途尚寬而尚未至於制其死命也今若此則敞地之人真釜魚也伏懇台臺念天下一家之日可以無下此令卽不能無下此令而亦宜加分別而禁其自饒河而出者其自饒河而入者聽之而特爲敞縣開此一線生路大則爲關於湖口而禁無出湖則全豫章之米可留而其自湖而入如楚中諸米商謂宜獎而進之况應扼之於饒而令望風裹足乎此大算也台臺幸詳炤

與黃海岸

庚辰

聞年兄已到匡山恨不能奮飛只爲家仲兄新喪猶
子孤笑不得不畱住經視不能脫然計二月初吉乃
得買舟三月之初決到山也年兄萬少遲畱教我
有
如遙行則急煩歸宗走一人見告弟則疾馳前來必
圖一望見道範以慰數年契濶想念之勞奉教在卽
臨書百未盡一

多少爲次第而分爲之限糧最多者在前糧最少者
在後其無糧者又在後責令各如限上輸輸者得自
註數於單官無用逐日挨比也一及限聽官隨取一
里里取一甲而閱其無註者必逮其本戶正身而以
法從事則其餘望風而如限爭輸惟恐不及矣今則
不然官惟閱各里總數其精細者里之後得細開各
甲總數而止至於各戶置弗問也一日開征惟見里
是比里不能勝也以爲里不能獨勝官有心者乃爲
分其痛苦於各甲而并比各甲甲亦與里等也均之
爲官司催糧之人而非其自有田業如各戶而自合
輸糧之人也收各戶之糧而自侵用則責之今開征
雖急各戶合輸糧之人不惟不知其急且若不知有
開征之事者而里排平白爲之受比不得已而爲克
賠又不得已而爲倩人代比至鬻田宅兒女以完是
役者比比也故當一現里如遣戍當一排年如發配
每一歲之內一縣有數千無辜之民受催徵之殃而
官莫能省而徒見催徵之難此其害誠不難見也而
繇來循過習非卒莫能正者大畧有邪說以相熒惑

金大身集 卷四
焉不一而足而其首以各戶煩多不勝比之說進曰
里以百計也甲以千計也至於戶則不啻萬計今比
各甲尚不勝煩以爲不若比見里之簡也况更煩而
之於各戶乎而殊不知催徵之大病莫大病於比之
一字不正其本令官得以大明其數民必各任其責
而使有罪者倖脫無罪者及刑卽比一人吾以爲亦
不勝煩也何必繇百及千繇千及萬而後以爲煩乃
自萬約千自千約百而遂以爲簡乎而殊不知法善
而限令嚴明但以一二人行法而其餘自次第遵輸

者之終無所用比也至無所用比而後乃爲真簡也
其次則或以爲民窮不可比之說進今民果窮不忍
謂民無窮誠憫其窮則如勿追而已矣今旣必不能
無追今各戶亦窮也里排亦窮也窮在本戶尚自有
田業也有田業則自有本田所產之糧也卽窮而以
地之所產輸官不爲賠以其自所產而捐不輸而受
法不爲寃且竭一人之力以完一人之課卽徹貧亦
非難何如里排窮而今無業之人代有業者賠窮而
無罪之人代有罪者責窮而且以一人之身平白代

多人設處者之千艱萬難也此其說亦易破也而其
人必堅持是說者使其法善而課易完則官與民之
大利而其中有最不利者也其中最不利者其利乃
正在課之不完故寬各戶之誅以生逋欠開比之端
亂長單之數以開增減作崇之門促上郊之期以示
必難完納之勢煩比較之刑以啟官司督亂之心而
後里排自不得不與交相爲市而已矣若其他說固
難以筆盡今幸遇老父母真有心人真悉其心以爲
地方而爲一煩永簡之法此法一盡不獨催徵也自

其餘治理皆建瓴而定矣古人有言積貯者天下之
人命在處皆然况人滿土隘全仰命於四方爲海內
第一危邦如此地者乎然此中最病苦在不能積貯
以俗業賈日籌子母賈而以米爲業者不盡多財得
利卽鬻而不能久貯也其大家亦習於籌子母使不
爲利計而惟貯米以備一旦之緩急雖苦口以勸不
能從也上爲饒下爲杭兩溪皆峭急而淺挽舟之艱
苦萬倍以穀入則運費增倍得利無幾賈以爲非算
而必以米米經舟人之手以入徽不能過三五月而

多潰壞以此亦利於急鬻而不能久貯也惟四方無
過糴賈爲利走遠方如鶩轉輸不絕亦惟此中最不
患無米所最患惟四方過糴至於過糴一嚴則真束
手而無如之何矣蓋過糴一嚴則轉輸源絕此中不
惟米貴之苦也而竟苦無米必望民間盡能思患豫
防於數月之前而後以幸濟緩急於一旦閉糴之時
此真至急之着而亦至難之着也三十年以前有父
母一行之曾於新成之日發名刺遍及諸富民各隨
力認買米若干而倉貯之報官官驗其數及米貴之

日無問其價之高下而但聽炤時價而各自糴於居
民是歲米價遂大減而在今日則大不侔自 寇之
亂所在殘破則歛休兩縣之產必殘焉苟天下有被
兵之處兩縣必被兵今之富民較當日減十之七其
難一也當日富民畏令令不可干以私令少加德意
則民愛而言易從令亦矜信義不失口於民嗣後相
積習而民狎其上擬有所逞志則易以逞志矣欲行
其私則行其私矣其得志者未嘗愛而不得志則易
以怨上欲有所爲而其民不甚信其難二也當日民

不甚畏忌富名令優而禮之則安然而拜受之耳今
聞富民之名如入兵戍之籍往爲兵餉坐縣納費入
監若干諸富民必百計賂以求免而其諸奸里及奸
胥相倚以爲利乃報各鄉之中下戶僅給餽粥者其
甚乃以夙怨并及貧民民不勝擾今出令而以空言
溫諭之如無令等令而必不徒以空言溫諭而有以
從其後則前此諸弊又生矣其難三也天下之富民
易稽也大都不出於田按籍而核之莫能逃歛休兩
邑則不然有田者必不甚貧而亦往往不富乃有大

富而無尺寸之田者其難四也如今之計大要急鼓
舞諸米商要使諸商得業米之利而不受業米之害
無所畏而樂於奔命業米者日以增多其來也如風
而去也如雨轉輸不絕此誠今日之要務耳若乃剔
奸除盜息訟禁囂惟奸一途在當事左右物必先腐
而後虫生奸無定性不行則止今老父母業已存剔
之之心則日以消沮無所容復贅也自餘三者盡敗
民也惟其力之所能訟則訟能囂則囂能盜則盜而
其原皆起於無生業歛休兩邑民皆無田而業賈遍

於天下自寇之亂破家蕩產者大半夫兩邑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數家且其人亦皆終歲客居於外而家食者亦無幾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則遂連及多家與俱破而既不能相將而共賈事於外則皆束手而其端坐游閒於家而食口日以增故入歛休之境而遙望高牆白屋以爲豐而不知其下多凍餒而無告之人也且其人既夙皆家溫食厚而一旦無倚則其勢尤難

以安靜故合計兩邑之民其有業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業者什七八焉計天下郡邑失業之民未有如此兩邑之多者而又值此米珠薪桂之地安得其不爲今日海內之第一危邦也爲兩邑大根本計必將驅其失業之民而使之各有業而後兩邑可得而治而今日夕既未可幾則詰盜之法不得不急嚴詰盜之嚴在先嚴捕役每邑分爲四路各定信地每路選擇其能者而專用之而厚其廩給勿多蓄無能獲盜則有賞格所得盜賊盡予以旌之官一無所問而

後每遇失盜則禁繫其家屬盜獲乃釋有得盜賄而
逸盜者得盜則相與其分其贓而不進以盜予官者
罪與盜同死使捕役之大利在得盜而大不利於逸
盜此嚴捕役之法也盜械於庭不踰時卽訊究確則
立斃之杖下而無用畱獄待盜以必死待盜以速死
此嚴盜之法也責令各現里督諸各甲有盜卽舉不
得容隱果無盜卽還其結稱本甲並無爲盜之人若
有盜而犯其與連坐及盜發而卽果與連坐此嚴地
方之法也如此而盜得以藏形者希矣凡爲強劫盜

者非初而卽爲強劫也必以竊始卽以竊行者非初
而卽爲竊也必以賭始凡賭多失業之人無聊賴而
爲之者也而及其盛行則固有富厚未嘗無業之人
而爲諸失業無賴者所惑而以賭蕩其家者又比比
矣當其爲竊而敗也以爲未嘗爲強劫也而寬之無
何而卽強劫矣當其賭也以爲未嘗爲盜也而又寬
之無何而卽又爲盜矣禁賭之令非不日下也刑賭
之法非不頗嚴也而賭徒日環聚而攘臂呼盧於橋
門之上太市之交者相望而無所忌也誠使詰賭之

法一如詰盜之法刑賭之刑一如刑盜之刑而民之
得以藏形而賭者亦希矣民無所得賭而日游閒不
悉心以求生業者則亦希矣如是而境內已又然肅
清有訟來者勿厭也厭訟而訟日以增增者以訟不
得理也一訟而悉心以平之未得其情則務究其源
究其源而知其訟之所自始始於已者兩皆有不得
已之故始於人者兩皆有不可問之人則其訟易平
也既得其情則務絕其萌絕其萌而俾後勿復生雖
欲生而無從則其訟易息也如是而民亦無有敢囂

者兩邑之民不幸地陜其民不能不苦而實易治而
或以為健訟近或以為易囂者皆告者過也兩邑不
幸虛擁富名而令於此者不盡有家學淵源一意於
廉潔愛民以據第一義而施行之則其勢不能無少
周旋毀譽稱譏之口故上而諸上官責問中而諸過
客聞風徵逐近而留都遠而京畿循習誅求使必不
得少選遂以行其志其恂恂粥粥而幸無大習氣以
開罪於當事者獨有士大夫稱為易與而亦皆壽子
計毋不脫商賈氣習歲時伏臘必不能無少干澤以

自潤其私未必郡邑令長見一士大夫啟口卽以其
言爲有所爲而士大夫卽惴惴若令長屈指而計其
所言而因以自愛其言如金終莫肯悉心以郡邑事
苦口紛若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漸以爲郡邑中
無可與語無足與計事之人而雖有志氣雄傑惟始
至往往自振少選而遂不能不因利乘便以易其初
心以故兩邑號爲擁虛名而受實禍今幸際仁賢父
母此百年一日也如上諸嘗談惟老父母幸不以爲
嘗談而加之意爾

復劉星過

庚辰

弟自去秋入楚爲家仲兄卽世因畱楚經理產業至
今夏方返新安不二日而尊使捧大札至弟爲途中
受酷熱內外交病心更煩苦所屬尹惺翁壽文實不
能操筆冀得續寄而尊使必欲坐侯因艸率成篇恐
不中用也詢老伯母令姪令嫂俱康寧無恙是用欣
慰洪司理從未識面不知其爲人何如徐九一年兄
神道碑已促之再四但不知其何故稽延耳出山一
事弟所未能便永訣者爲 聖明繫念若以不肖之

才之無能爲及當時之事之難爲則祇應高臥山中
藏拙終身而已死生大事無嘗迅速古尊宿所謂萬
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語謹力持之實未忍有所圖
度攀緣盖自料其力不足以度衆生而敢大言以爲
行菩薩行此卽爲自欺欺人大妄語誠永殞善根者
也旣蒙下問因以附聞生於今日民困力殫財匱事
煩其患總繇不節自天下以至一家莫不盡然老子
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孟子曰儉者不奪人諸葛武侯
曰澹泊以明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惟
兄篤操異言卽以此均天下也臨書不盡

復何貳尹

庚辰

鄙地何緣幸借高賢通邑士民恨不能呼請 九重
卽得以爲大父母今雖暫困驥足念大聖委吏乘田
之言借資礪用須時也會典州縣祇于吏部列官名
耳其合行事宐散見各曹諸項蓋天下事無一不從
州縣起惟州縣畫地而各親其民號爲正官自大守
而上極至政府但奉行天子威德遞相臨以謹持諸
州縣使事事而已首冊目錄奉覽所欲察者指來取
也

與蜀司李洪

庚辰

聖天子破例用人格外求才海內英豪之氣翕然震動必有命世之才應運而起誠哉拔一人而得其尤者而吾鄉如翁臺及吾邑貴同年夙德素望尤稱希有此不肖心所瞻嚮而特如昔人所云恨未一識叔度伯淳者也貴治安賓故司馬劉與鷗爲敵同年同館讀書時同志旣而警同事此不肖六千里外死友與鷗歿而其老母寡妻穉子朝不及夕使天下人知之難乎其爲忠不肖亦不敢以爲爲一朝廷及天

下事而卽以疇昔同志同事之故以爲一身事而無
如鞭長不及乃爲除目得見翁臺時不肖正在楚盼
騶從之過與得一晤而恨不得備也與鷗年兄有胞
弟曰之紀駿才逸氣司馬歿後賴有此兄百凡望翁
臺爲忠齋存注臨書不盡收昔人西云則未一端此
吾而昔惟收餘臺及得邑貴同平夙勤素望式維流
願必亦命世之木與與而或斯斯一人而皆其式
聖天子斯國用人於於來木城內英臺之原會然靈

與
與
與

與

陘地災黎重荷老父母軫念敵都共啣十二內八啣
爲一約自去秋卽與約內諸父老共議輸貲貯米以
待自去冬蒙台諭開歲便奉行大約分爲四等最上
爲有餘之家各量力輸貲買米其次爲僅自給之家
卽不輸貲買米而亦不得糴約貯之米又其次爲無
餘而隨作隨食之家得給票與減價而糴約貯之米
者也又其次則力不能自食之家所謂飢民也乃給
票而徑給之以米此項初亦奉台諭令煮粥飼之而

金
史
書

諸父老以爲不便卽諸饑民亦自以爲大不便皆樂
得米遂予以米業行二旬矣蒙諭謹肅此以報讀大
示豈第篤摯真仁人君子之言但內有飢寒之民孰
孰只在上戶能濟一人思亂中卽少一人等語輒有
鄙見用陳座右益今之攘攘思亂者皆亂民非飢民
也若飢民則雖欲爲亂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亂之人
則必以飢爲名使民無飢然後亂民雖欲倡亂而亦
有所不能故亂民者亂民之藉也而卽以飢民爲亂
民亂民爲飢皆有所不可予飢民以能亂之名則
賑不惠以爲是賑我者實畏我也而以亂民爲飢則
賑不勝賑諸凡可以不飢者莫不攘臂而言飢而其
弊也諸所賑惠皆亂民受之而實飢者不得與焉亂
民旣得利則莫不舍其生業而待賑是賑以召亂也
故亂與飢必分別治之合則必弊鄙見如此惟高明
裁察

非與徐按君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遭大君子
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宇下於此今之奉命而
出不拘牽陋例不假手左右而實爲 聖天子苦心
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真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瞻
况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馳駕行部事竣卽
路匆猝駢皇與士大夫一接率不能數語而別故遂
次且而謹以書通所欲言伏思 今上殷憂圖治百
爾在位莫不畱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朝揆暮

非與徐按君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遭大君子

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宇下於此今之奉命而
出不拘牽陋例不假手左右而實爲 聖天子苦心
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真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瞻
况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馳駕行部事竣卽
路匆猝駢皇與士大夫一接率不能數語而別故遂
次且而謹以書通所欲言伏思 今上殷憂圖治百
爾在位莫不畱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朝揆暮

轉實惟諸方一二直指之手以一直指出而所部貪吏無一幸而獲免而其廉者無一不幸而不獲自見夫是以人爭淬厲今自祖臺攬轡登車之日諸郡縣之或宐望風而解綬者固非不肖所敢知而卓然自立力破積習日孜孜以廉潔愛民爲務如郡太守邑令君及歛令君其譽宐足以上逮獨邑何二尹以廉能得民心民歸之若流水且緩急有用之才而岌岌乎嘗有不得安其位之意此邑民之所以皇皇也今非敢以尹所爲爲一一盡合乎聖賢之道而要平心

而公論之以爲尹卽有短可徐諷密諭而其所長必宐大表章以風厲一方方今爲廉吏難爲敝郡之廉吏尤難以官於此者或不相期以廉而其人亦若不得復以廉自期自何尹來乍見以爲怪物已而見知當路大洽輿情以爲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未幾而得郡太守未幾而得邑令君及歛令君郡邑人喜出望外雖三君子之操自其素守而適相遭於此郡邑人固大半以爲當事能鼓厲一廉吏以來衆君子而諸父老乃亦深憂過計以爲有尹如此而其性介介其

身孤立今不得當路大優異爲地方久留而萬一或有他故以去則是敝郡邑之廉吏果不可爲而自今以後反相率以尹爲戒豈有幸乎且敝郡邑今日不獨爲廉吏難雖欲爲貪吏亦大難惟與祖臺軫念勞民幸爲注意至於食米一事郡必仰給外地今外地不獨閉糴而其亂民且時扼郡之吭而奪之藉沒不以郡爲鄰而以爲肉往劉公祖及張公祖人題叅亦奉大嚴旨詰該郡縣印捕官何無捕緝令該撫按察明叅處矣而事平竟如故事此今之所以接踵而不

息也蒙祖臺軫念給發憲牌令商領而赴所在買米近蒙祖臺特爲差官移檄赴彼兩臺俾得下令於諸郡縣此其爲憲牌也多矣祖臺之所以爲郡人者至此極矣雖然人情惟爲其所部計則切若奉台檄而爲隔部下令則亦爲人謀耳且諸郡縣之縱其民截奪也初不以其民爲非而習以爲嘗度彼兩臺之下令於諸郡縣也亦必不以其郡縣爲非而特因台檄如告助於彼者而論彼郡縣以相助而且以爲大德於吾郡人焉夫劫奪大變也而習以爲嘗不過以其

奪外郡而肥吾民也若闌入邊而邊人能得所有不以罪而且爲功且劫奪大利也不大創不止而今但求其兩臺令其郡縣其郡縣令其民而求其無劫奪而卽以爲大德其何旨而止也爲今計必望祖臺明爲郡一人告詳言郡地情形若鼠處穴中惟饒浙兩河兩線生路而兩河之民若此其郡縣又若此而殊不念各郡縣之倡爲劫奪者特一二市僧馭魁豈誠其民哉執而誅之截然而止有司旣不察而其平昔威孚或不足及其號呶而亦遂不能執法相禁而

反從吏之以市德且劫奪之門豈可玩開其可聚衆以劫外郡縣者卽其可聚衆以劫本郡縣者也其以米踴爲名而可聚衆以劫米者卽可以劫米爲名而并聚衆以無所不劫也願得明旨勅諸郡縣卽自爲各郡縣計宐各究其亂民重治如律庶幾此習得少衰止而後求祖臺計長便必力請本道臺得兼轄饒嚴得兼轄徽後有此類兩道皆相關攝本直指得徑行叅處而不必關會彼兩臺一旦緩急庶幾無誤考唐宋有徽歙道而嘉靖間亦有徽饒道前張公祖

題叅時亦曾請上江院 勅書於九江外加饒州府
已得 旨而但以事平部寢不覆或見諸地劫奪時
發亦時止當其發而合郡皇急及其止又復泄泄無
識者且以爲無大患而不肖竊以爲異日重誤郡事
端在於此惟老公祖血心眞爲郡百萬生靈計而適
丁茲會及今爲熟思蚤圖此郡人百世之利而大君
子無疆之績也臨書瞻切

與畢東郊

辛巳

饒河搶劫殊嘗自去臘迄今仲春路爲梗塞者六十
餘日從來所僅見頃見稍通不過數日旋復如故而
有司明禁實爲戎首今捕米商而加重刑施酷罰如
搜私鹽眞不識於義何居今人心皇皇上河米商已
大半徙業視渡饒河不啻涉洋海計非合郡士大夫
呈請兩臺題而士大夫亦自具疏今歲之事危如累
卵事已孔棘恐稽時日輒敢擬艸大畧左右以備採
擇伏望椽筆獨運先勅左右騰呈并爲公書徵各圖

記乞一郡封而上之直指然後卽議拜疏其道路費
當有措處不敢盡煩台慮也臨畫可勝佇望

與徐按臺

壬午

嚮驄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
通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面奉教命今四方多
故民生日蹙而其最感而跼天踏地無路求生者莫
如敝郡郡莫如敝邑自去春遭饒官民之難外扼吭
而內剥膚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居者盡在湯火
其困極矣上賴祖臺高天厚地之佑幸稍安止世公
世侯固日祝無休也今饒之賊民日以張以爲入徽
行劫不勝其勞不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動

從枕席上作賊刈徽人如管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
今勢燎原矣饒大家爲之主饒大吏爲之主青天白
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羅刹之毒以敝地士大夫
未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之大家實身享其利矢
以力爭且饒大吏旣得故借姑息子民之名實收其
秦養盜賊之利而反臨敝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
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違其百年之桑梓而終
之以邪說故相挪揄曰饒不幸貧徽幸富哀多益寡
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 聖明而

不孝亦姑癡言之以爲徽若果富亦不難忍心以此
之良民肉爲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饒固且
百倍則奈何其疇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 君父之
祿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土
瘠田狹能以生業着於地者什不獲一苟爾家食則
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於
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賈也而顧戀宗族墳墓不
能舉家遷徙復運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
於是乎移粟而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貲行賈實非

已貲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以運貲於其手則儼若如其所有而以爲此民貲也冤哉民也是所挾之貲非貲也卽如異郡之人所躬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如田而陸沉於海矣且實非其田而貸於人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而無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不孝家居時與父老總計四鄉之民向之出而求衣食於四方遭劫奪不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家七矣旣坐於其家而無所借資收養而相率立而視其死者則什

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于徽徽不幸而與饒鄰饒之守令又不幸而耽耽隣民不以爲人而以爲肉而徽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令所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郡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惠大沃其如燬之虐不然其尚有噍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者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旣不幸以虛名罹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令之難尤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衆生心

念斯民之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獎護俾得展佈
惟祖臺以天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瘼
未嘗去心故使草土之人得畧披陳冀悉此情馳達
當事公祖卽日明章入告厚植民牧以深郊翼而急
罪民賊以正亂本亂庶遄已臨書至切

復吳去非

壬午

違教日久時切相念南糧一事久累縣有司而迄無
定畫其勢不得不移之于民今士大夫能合議而爲
民疏求得旨改折爲上策其次則區畫有定使有司
無賠累則可以無民害矣惟台裁諭諸糧長急定議
我輩之請易易也

與凌蒼虛

壬午

末法衰殘師友道絕兼處新安萬山之中求覓同志
尤難其人顧同里有如台臺而不得歲時月日親近
教益已滿擬此番得以數日相遲至塔菴相盡所欲
言而別以薄冗且姑待又問尊使云是月初十後方
命駕遂不急急方復以書問而不意台臺已遂行也
惘然自失者久蒙台注及不孝異時出處事天下事
如此其多艱 聖明如此其求人 不孝安敢終自棄
但區區鄙衷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惟得相聚面白

庶幾少悉一二今台臺已行固未易以筆罄也今天
下事非不孔棘而推原問委必有要領安知極迂濶
熟爛之言非卽至緊切簡捷之法天欲平治天下台
臺固不得他有所推委幸加努力不孝謹拭目以觀
厥成耳使便附候草佈百不盡一臨書又復惘然

復李應甲

壬午

得楚錄開卷便見翁兄姓名喜不寐以達旦傳知海
陽諸人士亦無不加額使今榜大畧盡如翁兄天下
榜盡如楚榜太平之興日可俟耳末俗頽靡風尚日
下致生民糜爛禍亂不息惟賴高賢出而仰體 聖
天子之心共相激揚庶乎有瘳士人甫得一科所費
動踰千金卽日入官雖欲刻意爲廉吏而勢已曷乎
其難吾邑先賢高風芳躅多聞海內而貴族尤最著
不孝第碌碌凡庸不能力追半步中夜念之負愧無

地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今茲惟延頸屈指盼望翁兄
所冀力行古道肅振頽俗使聖天子一日得翁兄
如獲十朋天下後世追論翁兄言行如今日之追思
先哲太平之興如日可俟不孝弟長爲治世農夫以
投身無所復恨

復葛岷瞻老師 壬午

新安去錢塘不及五百里近老師之居若此其甚而
不能歲時候問一彈指頃動經數年疎慢之罪雖蒙
老師如天之度不加誅責而清夜靜思難以自遣乃
者不幸先人見背熒熒怛怛伏處苦塊荒迷瞽亂益
復不知所之顧荷老師注存特辱箴使遠頌厚奠仁
孝重錫恩義隆施已踰常分并念先人藏所授以王
文感何可言天下多故月異歲增寇交訌加以亂
兵楚江上自洞庭下至彭蠡千二百里水陸梗斷不

孝骨肉業產什九在嘉魚今復不可問念蒼生受禍
二十餘年今始中干一家亦何敢感惟望老師急出
而圖吾君令四方蚤定干戈適息不孝聲得躬耕
奉老母以沐堯天舜日之化爲厚幸耳

與郡太守 壬午

許久不獲奉台教寇患剝膚於今孔棘而人無固志
又多玩心急則鼎沸而亂少緩則又絕不事事賴老
公祖威靈次第爲備而嶺守一着一夫守關千夫莫
入尤爲上策但守用內地之官與內地之兵旣離家
遠百務不便而不能無內顧心時搖搖一似爲地方
守者不孝察問諸嶺下皆有大村落莫若卽鼓勵而
用其衆卽其材之能守禦者而官之如守其家合府
取工食火石等諸費助之百務便而心又專一此至

計也其小嶺守則徑塞斷而禁絕人行大嶺守乃留
通客商而嚴盤詰求老公祖嚴派各縣星夜卽行每
嶺卽命一士大夫往彼察督亦不敢辭勞至于內事
尤在嚴察內奸坐諸里還各縣本里并無奸盜事發
卽與同罪其結但有所犯法在必行則奸無所容賊
絕鄉導且人心鎮定內亂不生臨書至禱

與洪簡臣年兄

癸未

不晤台教不覺便半月楚城果爲獻賊所陷屠殺甚
慘靜夜念之殊不能寐不孝愚見以爲賊據上流今
撫臺駐湖口九江擬自下上上逐步推進旣失勢而
賊亦得以豫偵年兄可速行勸其從江右取道直入
長沙聯絡湖北諸郡諸郡兵乘舟順流而下一日一
夜行五百里直趨省城賊以爲從天而下也其近則
取道江右之寧州入崇陽蒲圻及嘉魚集諸縣兵而
下且聞按臺治臺俱在岳州與共謀而圖之又其次

也年兄得無意乎

卷四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五

復郡司李

與撫按兩臺

復李
年兄

復歙令君

與撫按兩臺

與諫垣熊

與方慕菴

與尹宣子

與史道隣大司馬

與程韋菴道臺

復汪濬源

與鄭撫臺

與陳雪灘

與黃澹巖

與陳雪灘

與馬瑤草

與劉念臺

復周奠

復郡太守

上延津王

與長兄

與長男

復郡司李

與身只

與身只

與身只

與身只

與身只

復郡司李

癸未

鄭公祖稱此來者果鳳督之兵以馬故恐為左營所奪故改道然其所云到蕪湖之三千者前月廿八人見其在湖口至初一日即達蕪湖船中亦約有馬數百疋云何不為左營所奪又云何不豫畏左營奪而獨此千眾者以為畏左營而改道中既改道矣即整伍嚴隊同路而行有何不可而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牌方繇樂平婺源至休寧不一夜而沐國公守皇陵之文自祁門朝至而三百餘狼奔豕突之眾已

夕到祁門而并取道休寧矣畏左營不獲已而改道者如是乎自正月十一日聞左鎮移師渡武昌之報不十日而郡邑卽哄傳有勤王兵三千從休寧過又不十日而獲大盜程節等說稍寢至二月之杪三月之初而哄傳左兵入湖已蹂萬年者又紛紛蓋新安亂民日夜兢兢不問是賊是兵其必欲勾致而入寇新安使鼎沸糜爛以快其私者所在皆然故時廣播其言以惑衆心而搖之使散不圖老公祖爲地方網繆苦心反以此奮衆心而堅之使定也婺源之報未

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渡嶺望婺源而迎之者如雲祁門之賊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走祁路而迎之者又如雲而以此爲此真鳳督之兵可乎卽以爲真鳳督之兵初非鳳督所夙教訓而撫習之兵亦不過鳳督所遣弁而遠召募市井之衆也遣弁而募不暇選而惟人數是足賊起而應之矣又二月賊破常德澧州遇募兵殺其半其所逃散之卒賊裹而用之矣卽果鳳督兵而鳳督安能保其將及卒必爲兵而必不爲賊必以爲實取道新安而與吾新安之人爲難

乎不孝以撫按兩公祖應直爲一方請命不妨婉轉
明告鳳督至于縱入必肆報復一說不孝以人與不
入在當事者猶豫與果決間而各鄉鎮之敢自保與
不敢自保亦在當事者之猶豫與果決間當事無定
說無成議則民心離散矣民心離散郡事尚忍言哉
新安爲陪京及浙省之枕環新安諸郡之入新安
甚難賊入新安出而壞諸郡甚易新安安則陪京
及浙省安萬一郡事不忍言江東南之事尚忍言哉
江東南之事不忍言而鳳督卽不復擁此千衆卽
擁此千衆以據鳳陽亦奚以爲鳳督而無報 聖恩
爲蒼生之心則可鳳督而有報 聖恩爲蒼生之心
定不草草也事至今日郡人得一日之安皆老公祖
及諸公祖一日之賜至于不孝一身久爲飄風上爲
諸公祖下爲郡人任不測之變固其如飴必不敢惜
但不得藉老公祖及諸公祖鼎力擔荷恐事瓦解關
係一郡百萬生靈爲可浩歎耳未審日內有公文申
兩臺否幸爲不孝達此拳拳之意臨書不盡

初建德元年... 新安郡... 池寧... 野帶... 重傷... 而扶... 遁以... 歸者... 相望... 於道... 民無... 固志... 全徽... 幾潰... 賴老... 公祖...

與撫按兩臺

癸未

徽雖僻處萬山而商旅遍天下二十年來南北郡縣
 凡受兵賊之處徽民無不受今區區所存皆兵賊殘
 燬之餘也天未厭亂聖方啓憂而騎狼突李賊
 鴟張左兵南徙急倡入衛正月十一日即喧傳有勤
 王兵三千經過新安郡民一日數驚旁及池寧群相
 詫異未幾建德東流青太涇陵諸縣被賊屠燬盡冒
 援兵新安之報死亡者哭聲相聞于野帶重傷而扶
 遁以歸者相望於道民無固志全徽幾潰賴老公祖

台臺逆瀾中柱未幾而鄱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而蘄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婺文稱鳳督調取黔兵繇樂抵婺又不一日而祁文又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繇浮抵祁魯不半日而祁城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其人則比人兼之楚人且新安本郡邑人而操比音及楚音者也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二命各鄉諸無賴歸之如雲遍發奸細入各縣諸村家家重足祁縣憑城固守晝夜登陴祁東及黔南西諸鄉民扼險

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民因憤懼而死鬪而前婺文之稱黔兵繇樂抵婺者未入婺而已爲樂所堵樂平堵賊之日乃卽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也兩地兵燹同時並慘嗟夫爲黔爲沐是兵是賊地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敝郡縣不比他郡縣郡縣守令及士大夫卽欲爲不得已之計嬰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饒兵秦賊聊圖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老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國家自發難以

台臺逆瀾中柱未幾而鄱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而蘄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婺文稱鳳督調取黔兵繇樂抵婺又不一日而祁文又報沐國公往鳳陽守皇陵繇浮抵祁魯不半日而祁城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其人則北人兼之楚人且新安本郡邑人而操比音及楚音者也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二命各鄉諸無賴歸之如雲遍發奸細入各縣諸村家家重足祁縣憑城固守晝夜登陴祁東及黟南西諸鄉民扼險

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民因憤懼而死鬪而前婺文之稱黔兵繇樂抵婺者未入婺而已爲樂所堵樂平堵賊之日乃卽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也兩地兵燹同時並慘嗟夫爲黔爲沐是兵是賊地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敝郡縣不比他郡縣郡縣守令及士大夫卽欲爲不得已之計嬰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餒兵參賊聊圖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老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國家自發難以

來用兵二十六年諸募兵盡期辦賊而或次第半化
爲賊今楚豫之民非不願殺賊而不獲已至并於賊
者雖爲死賊所劫而實爲亂兵所驅體 聖明日夕
殷憂之以滅賊安民爲心而重念斯民之苦旣竭力
以養兵卽必不能復破身家辱妻子以奉賊相天下
大勢知賊之得志於北而驕暴乘勝不能忘情於江
南將來諸大兵盡力於北而賊且窮蹙求食亦不能
無洩毒於江南審江南陪京之與浙省新安灣環相
峙而新安實以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

而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審新安雖向不被兵被
賊之地而無不被兵被賊之民懷安者談虎色變不
鼓之見賊出禦卽聞賊遠走失業者好勇疾貧不用
之相結禦賊卽遂相聚作賊而今一旦不幸亦漸爲
被兵被賊之地新安區區之地及區區之民皆不足
惜而獨惜此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而
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者宐蒙當路大君子加意
綢繆仍賜 題請 勅寧池南九饒信諸郡與徽同
患共圖豫防庶幾使亂賊息心不敢南窺而諸當事

奉命北征者得一心辦賊亦無復南顧今各郡縣
或傳異議民間卽不敢復行守禦人心一懈狡賊乘
虛新安一片土旦夕崩解是徒爲賊多闢孔道爲直
浙兩處開賊便路也謹瀝誠披陳伏冀老公祖爲
聖明及億萬生靈深念臨書馳切

復李

年兄

癸未

內外交訌兵氛爲虐自去冬以至今茲每一念及生
人之趣殆盡亂之始生人心惶懼及其旣也目不見
而耳習聞率以爲嘗甚至目親見而慮不及其身大
江一帶南北兩岸便如秦越南人目見北岸之屠殺
而以爲長江天塹萬無所患也今寇且南矣陷楚會
踞藩宮楚江北已無完縣楚湖北州郡賊未至而望
風震恐或奔或潰而吾江東之人猶以爲嘗所仗者
聖明如天之福以東人獨勞或萬一徼天佑耳若以

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敝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
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
禦然事後之紛紜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
孝弟義當堅耐所灰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學
道一事弟之荒蕪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明友之益
固宜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天下後學
所共瞻仰敝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透禪宗深
悟易數向在閩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對
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瞻企

復歙李令君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 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之
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鬱
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父母大教旣見君子使
我心舒惟老父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庭
闈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漸
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旣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流
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一
或以爲處堂一或以爲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不

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敝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
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
禦然事後之紛紜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
孝弟義當堅耐所灰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學
道一事弟之荒蕪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明友之益
固宐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天下後學
所共瞻仰敝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透禪宗深
悟易數向在閩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對
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瞻企

復歎李令君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

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之

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鬱
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父母大教旣見君子使
我心舒惟老父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庭
闈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漸
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旣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流
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一
或以爲處堂一或以爲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不

金方身集 卷五
孝以爲憂天卽不驗固臣子之常分而事 君父之
至心也惟老父母及尊大人爲士大夫及諸當事時
時一痛切言之共發同舟之懼各厲薪膽之志天下
幸甚

與撫按兩臺 癸未

不孝聲伏念兵在今日魚肉百姓此其嘗事有如兵
賊之間稍有疑似雖姦淫殺掠其誰敢不忍而避之
惟是徽人不幸當亂賊冒兵披猖潰決之時而三月
之念四夜有婺源報文忽到稱四遊擊將軍兵無鳳
督命忽舍孔道迂涉崇山峻嶺而稱改道前進此而
欲定郡民無疑其爲賊此殊不能婺旣報兵到樂將
入婺矣又不一日而祁門再報兵且又稱沐國公兵
又實非黔人不同號而分道並入且云大隊三千隨

後便到生死存亡在于呼吸此而欲定郡民止姑疑其爲賊而無決其爲賊此尤不能且自正月至三月奉上臺檄郡縣集士大夫方與民同命効死勿去合郡人民幸而信奉而適丁斯難決認其爲賊而又不可得走矣此而復定郡人坐待而必無相率出禦禦而遭其衝殺又遙制於百餘里外必無相殺以自救此萬不能此三不能者非獨郡縣有司士大夫不能雖神武憲臺不能也按臺公祖曰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繇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

鄉勇扼要堵勦毋致流毒速速鄭撫臺公祖曰果係黔兵入鳳徽係僻壤山鄉水陸俱非通衢假道紆途意屬何爲明係遠近奸徒結黨煽禍自應急爲撲滅此三不能者非憲臺不能也以爲禁民出禦而民必走民走而賊入後有大悔聽民出禦禦之而力不勝賊後亦有悔若爲 皇上固三百年鞏立之封疆保數百萬無辜之赤子而當危疑呼吸之時與其賊入而後有悔無寧禦之而後有悔此臣子忠於 君父之職分自應爾也况入祁之寇委非黔人無如李監

紀喪師樂平隱不敢聞於鳳督遂飛坐祁門鳳督而無實爲君父之心則已鳳督而有實爲君父之心雖于樂平之人尚或不欲加罪而何況禦寇之徽人而且偏信李監紀舍樂平而反求徽人而以現在樂平獄之劉瑤琤李華玉姜美三將亦稱爲被祁門生擒也卽此一語監紀敢欺鳳督鳳督亦忍信監紀信而不覺以之謾皇上則其餘戲論無足置辯事至今日定有聖鑑初非不孝一人事而事後異議內外並作不孝爲捍蔽一郡不忍不以一身任之俾上無累良太守有司而下無累百姓尚冀以大厲後來郡縣有司爲地方之心而下以少作百姓仇賊之氣此不孝區區之誠也不孝禍福久置度外原不惜一身而在今日未獲祖臺昌論所慮身後蔽郡事當不忍言將漸及江東南事漸及天下事尤不忍言謹拜書求祖臺爲億萬生靈深念及蚤向聖明發一昌言臨書激切

勢以張之民畏且憎莫之適從計惟有挈妻子遠徙
一法郡縣有司又以卑卑下吏無敢爲小民請命賊
窺其故徃徃假冒官兵守上之官心憐而眩亦徃徃
認賊爲兵如楚省獻賊臨城鄉勇千人擒賊四十二
騎解城下城上官諭以恐是官兵不可輕殺民乃潰
散城遂陷以若所爲欲民之不望風而逃開門而揖
胡可得也萬不獲已惟是一二鄉紳咸懷主憂臣辱
之心與斯民共効守死勿去之義或于地方少有補
不孝竊不自量倡明此意於敝鄉自謂草莽之臣聊

以區區効忠而不意當日同時有黔兵在道將繇樂
入徽之事遂爲鳳督無影飛射顛末詳具摺中雖且
夕宐荷 聖鑑而邪說猝起誠恐天下士大夫聞之不
詳皆動色相戒以不孝爲口實有事先去以爲民望
則得罪天子愈無所逃死天下之事尚可爲也東南
半壁匪異人任惟台臺圖之 聖主可與明言毋以
不孝驟掛彈文便因噎廢食也附在同志敢佈腹心

誠不破驕氣如山游詞相加橫行詆辱政本不察一
如督疏所請若此旨遂行江東南事不忍言矣區
區一郡亦何足爲皇上深惜而孤臣敢懷桑梓之
私向當守力爭耶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
幸爲不孝卽日上之若前疏萬一未上當爲不孝急
上前疏三日後乃卽以此疏上之蓋二疏相爲終始
亦有次第不可紊亂也亦萬不可改一句一字雖前
疏不幸而奉嚴旨此疏亦必急上勿以嚴旨便
見阻止不孝自度明主可與忠言雖奉嚴旨無

害天地祖宗實式臨之

皇上神明無遠不鑒縱萬

一不白有所不測不孝矢以一身爲郡人翼蔽望台
翁千萬勿爲不孝慮也同鄉諸公初不必驚動得上
而告之可也疏上仍望台翁爲刻揭遍送各衙門不
孝卽欲入京因家中人傳察下手兵丁梟示一事尤
萬不可行無論徽祁所殺原是賊非兵卽如樂平所
殺果係黔兵不孝亦以爲不當有罪按大明律本謀
殺尊長而誤殺卑幼仍坐殺尊長罪不坐殺卑幼罪
謀殺卑幼而誤殺尊長仍坐殺卑幼罪不坐殺尊長

罪今百姓本謀殺賊而誤殺兵自合坐殺賊罪不當坐殺兵罪也或曰殺賊何罪既無罪則不坐矣是樂平固無罪也樂平尚無罪而况我祁門實實殺賊於鳳督之兵無相干涉乎

與尹宣子

癸未

八月初附一字入都想已久達兄矣徽祁堵殺一案本撫按及諸當事爲馬督情面所牽不肯蚤爲地方只疏及具疏又不肯盡言致馬督爲先發之計無端詆辱先未見其全疏止略述當日情形具奏今見全疏不敢不詳辨詳具辨疏中不敢復贅江東南之事孔棘矣惟年兄幸念之獻賊聞彙武昌而去跋扈將軍侈言恢復而我籍嘉魚蒲圻崇陽通山通城等縣已皆爲賊蹂躪蕩析無遺矣聞令弟及尊嫂皆無

恙尊府止畧燬祠屋餘皆未動獻賊在武昌為郡縣
置偽官皆孝廉子衿覲面為之不意 祖宗養士數

百年而為寇所用望風潰解廉恥掃地一至於此今

朝議云何士大夫抵掌而談國事止知用兵而不知

用民止知重將領而不知重郡縣於撥亂反治之道

當何如也徽祁之事自正月左兵東下第與鄉人共

以 高皇帝諭為命不過相約以聞賊必無走而已

不走則父子兄弟親戚必相守既相守則賊至亦必

無引頸而就死者其相率出禦皆事勢情理之必至

此皆百姓操鋤耰竿挺而出何兵之有而又何兵之

可用使楚豫而皆若此何至潰爛不可收拾一若此

甚也大司馬當今偉人 明主可與忠言惟年兄實

蚤圖之

一

其出大河而南當今州人...
 河相封於...
 此皆百...
 其出大河而南當今州人...
 河相封於...
 此皆百...

與史大司馬

癸未

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威
 名薄海內外罔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者
 莫不匍匐以得憇為幸今蒙 聖明特簡南樞大江
 以南以為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山
 谷喧傳歌聲如雷一日而遍滿天南半壁而何況新
 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門
 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為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
 鳳督參疏而愈有以確明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

參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王所報劉謝姜李之兵更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徽祚者止據唐太守三月十五日申婺報劉謝姜李繇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誤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且震懼於鳳督之威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察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死于樂三禁於樂則其未入婺甚明而何況西路之祁與婺路風馬牛不相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至於各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婺路

將入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並作賊之事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婺路之稱鳳督者爲是而祁路之不稱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監紀李章王初與劉珫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王舟載兵馬自大江下而珫等必將入婺矣又何因而分一枝繇鄱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呼珫珫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徽之日久矣故兵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開釁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卽三月二十八日見堵于

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去且六百餘里而三日之內不期而同敗此真天意欲佇徽以拱衛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末嘗以爲人力而在黔人亦何必以爲人尤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以廿九日陸續得報蓋自廿八日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鬪而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城圍而攻之也是日黎明賊兵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遂轉

鬪至祁耳而巧爲之說曰誘其拋戈投甲人祠乘夜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承差鄭天卿所砌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何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爲祁門生擒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爲的確則其他又何所不可粧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與不誘可不具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故爲老年臺始終白之臨書馳切

夫平臺故將... 各出之... 不備... 且云其人... 大... 且云其人... 大... 且云其人... 大...

與程常菴道尊 癸未

頃郡諸生自池來稱老公祖為郡事周慮儼如老公
祖家事無異其以卯翼郡人者如卯翼其家人而郡
人尚不之知也不孝猥以痴心遭逢捨亂身雖田居
而生逢堯舜未忍以秦越之視視此父母之邦誠
如鳳督所云多事不孝亦自知其多事顧君父一
念與生俱來至死莫逃自非朽壤敗爛不可振起其
誰能當危疑呼吸之日而尚如瞽如聾以無事處之
且當賊至之日不孝委未能多事不孝之所多事者

在亂官屠燬慘毒之日徽人望風奔潰大盜乘機觀
釁而不孝爲當事熟籌猥蒙唐太守吳司李定爲鄉
約守禦事宐各縣各鄉一日抄傳相與力行比賊至
祁而旣以疇昔約束必無輕徙身家念切自各爲扼
險防守之圖至防守不獲而賊旣以殺人立威斬關
以入則憤懼交迫兩相殺以救死當日必至之勢初
非有司士大夫所能令而亦豈有司士大夫所能阻
而又誰暇爲評論多事不多事於是時乎推究受禍
之端惟此鄉約守禦一事今固具在老公祖試一取

而閱之太守司李爲地方綢繆防患守土之職固不
當如是耶今無論祁門所堵初與鳳督黔兵無與今
卽必認以爲黔兵而亦一念地方守禦本以防賊守
土者初豈能逆知三月之終有鳳督黔兵必斬關以
過其地而豫撤民間防賊諸守禦空虛以候其至耶
吾設于此而必相犯如望虛舟而必以其舟觸如見
飄瓦而疾以其首承不自咎其不審而惟虛舟飄瓦
之是恨必索舟瓦而責之以洩忿不孝以爲如是之
人非愚則狂而何況其蓄謀作賊自取殲滅名雖死

于樂平之手而實與伏誅于朝廷之法了無以異而遷怒移忿將欲何爲惟太守司李此段爲地方至意不獲暴白于諸當事而以鳳督疏論所奉之旨令畿南諸郡縣反以爲戒事不忍言今在給諫奉命南察畿輔上流守禦惟老公祖幸爲太守司李一表章之使諸郡縣有司但爲奉使者督責而脩守禦以應命不如使郡縣有司各以郡縣爲家身與百姓同性同命以必不容已之情而修守禦者之爲真實有用耳臨書瞻切

復汪濬源

癸未

讀台札謂今春之寇其始過貴邑斂戢無騷動後至黔祁輒恣淫掠此語台臺未之深詳不孝有不能不爲台臺陳白者一則今春兵寇未嘗過貴邑何也饒入徽有二路西從祁門入者繇鄱陽浮梁而來南從婺源入者繇樂平德興而來當三月二十四日婺源縣報姜劉謝李四遊擊之票自樂平德興而來者其兵殲于樂平將監于樂平尚未入德興一步而何況婺源此過貴邑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入祁之寇

則無從貴邑過之理何也從祁門到徽州者繇休寧
城過從婺源到徽州者繇休寧南鄉過既從休寧南
鄉過尚不必過休寧城而又何况復轉頭入祁門乎
故已到婺源者斷不復入祁而入祁者繇鄱陽浮梁
亦斷無繇樂平德興路之事而何况繇婺源路此則
寇始過貴邑而後至祁縣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
寇過貴縣而歛戢無騷動之說則具有兩臺入
之疏在入祁之寇固原不經過貴縣其到樂平之兵
雖未入貴縣而貴縣告急之文固一日數至謂之歛

戢而無騷動恐今春貴縣之在家而身當其變者亦
未必以爲然也大抵今春之事李監紀以不可問之
心遣兵改道初不稟命鳳督請鳳督明文而突如其
來當時已杳不可知矣然但從樂平德興入貴縣一
路而來疑信或亦各半防禦尚可從容安得未及一
日而祁門復報有兵又從鄱陽浮梁而來者兵稱沐
國公絕無鳳督名號合郡不知其兵之與婺源路是分
是合而但共揣以爲姜劉謝李入婺之票萬一果爲
真兵則必無復分兵到祁而又別異名號以兩路竝

人之理則此突爾到祁者之爲亂寇乘機乘兵之南
入而因西入以取事固萬無可疑也今若認祁寇亦
是黔兵則是分兵別號而兩路並入真爲攻城襲邑
之事也若以入祁之兵爲前隊而其喪于樂平者爲
後隊樂平報文抄姜劉謝李之牌面固現存也繇餘
干進賢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休寧徽州繳其中固絕
無鄱陽浮梁祁門字面也牌從南路婺源入而兵乃
忽從西路祁門入則是多方以誤而爲此明修暗度
之舉也紛紜雜沓欲百姓之無驚懼其可得乎旣驚

懼矣而無堵截而輕放其入其可得乎旣堵截矣而
賊必衝殺而過聽賊之殺而必無殺賊以自救其可
得乎且令鄉勇協力堵截令鄉勇協力闕格令鄉勇
扼要堵勦皆上臺明檄具存此大義應爾而今反以
爲罪是掌兵者之心如欲 朝廷明令於天下自今
郡縣有聞賊至坐而待死旣已不能相結禦勢必不
可計惟逃與降二路爲有司鄉紳至便之計以爲士
民倡而一切惟聽城破邑陷民無孑遺賊饜所欲委
棄而去之時惟掌兵者之前歌後舞而入得空城以

稱大捷報恢腹而後可其意也總之此舉斷乎不可
以不力爭若不力爭是非而外則徒牽樂平以爲分
徽祁合郡之過內則徒卸百姓以求免官紳一身之
禍不孝亦寧犯掌兵者之鋒而以其身殉耳不孝以
爲時事至此士大夫當臥薪嘗膽爲君父收拾民
心固結民志使現存疆域鞏如金湯則已壞土宇易
以料理而挾一人之私圖不急之恩怨多方摧殘善
地極力魚肉苦民若惟恐其旦夕之間不卽潰爛者
不孝之心與此公之心天地鬼神高皇帝在天

之靈實式臨之入祁之寇乃貴縣所不聞貴縣止當
一路震鄰之警報而未悉兩路切膚之危懼恐台臺
言之不詳故復備言之惟台臺職在本兵幸爲江東
南式加詳慎區區一郡地不過數百里人不過百餘
萬何足爲皇上深惜而一个孤臣敢懷梓桑之私
向當事力爭耶惟台臺圖之

檄郡禦賊一案重煩祖臺睿慮其事顛末前已備陳

癸未

續得錢牧翁顧瑞翁手教備感祖臺為地方綢繆盛
心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事關確察速奏非據實直
剖明白辨別則終屬含糊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
見以為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疏參而愈以
確証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參所失之兵惟監紀
李章玉所報姜劉謝李四將之兵此外更無別兵而
所據以飛參徽祁者止據唐太守三月二十五日申

全宋文卷之八十五
卷五
二
婆報四將繇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而此四將一
死於樂三禁於樂全軍盡殲則黔兵起釁之繇與鳳
督之所爲呼憤告哀者止當問諸樂平至又祁之寇
則浮梁報文止稱沐國公兵蓋兵將無紀律故兵入
而賊因與之俱入實不解兵爲鳳督所募而妄意黔
屬沐國封地遂冒稱沐國公兵故祁樂同時被兵實
是兩種但容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而決無兩路皆是
兵之理今混而一之因之藤葛使明其爲賊誘與不
誘俱不必深論而卽誘殺二字亦殊不倫當日不惟

不孝雖未至祁而以二十九陸續得報蓋自二十八
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鬪至祁城下凡三十里
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圍而攻之
也是日黎明賊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
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
激奮死遂轉鬪至祁門耳乃兩命相角勢不俱生安
得有誘賊拋戈投甲之事豈其樂乎憤殺之目四將
或被樂民誘而拋戈投甲以爲樂民殲者耶尤不可
不辨者徽祁變生倉卒翕然而起者皆子捍父弟捍

兄親戚衛親戚之民也其初以爲鎮兵荼毒患切膚
鄰各自設備原無主名是日聞賊鋒飄急禍旣切膚
其相救死亦無期會此豈可名之爲兵而况又復爲
誰人所募之丁哉故今日之事要先辨入初者之是
賊非兵再辨堵賊者之是民非兵名稱其實則議得
其平以此入告情形一一如覩即使鳳督觀之廻覽
前疏真如夢語方自悔之不暇而能復再爲欺謾聖
明之語以徼幸再激聖怒哉伏懇祖堂念聖明一則
確察速奏再則確察速奏之意得蚤賜昌言幸聖明
念之

蚤裁奪一日俾地方蚤安一日之心所全無量頃聞
獻賊破長沙逼江右江右之人駭無固志矣惟祖堂

念之

與陳雪灘

憶戊辰巳巳同亡友劉與鷗坐台即聞台臺縱論天下事言猶在耳直彈指間而歷年忽忽已十有五時事歲異月更真不堪回首也別後虜寇交訌大江以北遂無寧宇而東南粗安一水之限視若天塹自去冬逆虜深入今春大賊南驅亂兵東逞縱橫江湖如大骨梗喉使當事束手遂致全楚盡殘今且漸逼江右賊勢如此天下事引領而望台臺台臺久臥不出而圖吾君不孝向以爲里道遼遠通問無繇而不知

其近卜居白門也。敝郡有今春三月之事，不幸以遭際嫌疑，開罪於壽春。當事友人遺書淮北，以爲台臺固當事至交也。且念不孝實甚，固不可不就台臺一通。其本末當日入祁諸衆，敝郡以爲寇，而當事諸將佐以爲黔兵。當事亦堅信以爲黔兵，敝郡諸當路重違當事，不能不姑以爲黔兵。然覆讀當事疏事，固易見當事初疏據監紀報遊擊劉瑤瑛謝上亨姜美李華玉四將統頭目衝鋒八百餘人，假道祁門祁縣官接濟。四將於教場安宿，吳推官金翰林領兵到祁謝

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及見樂平印信詳文在徽郡縣，謔人知有確據，決不可復誣。則乃再誦詞以欺當事曰：劉瑤瑛等在樂平，雖非祁門所殺。又有范成曾分兵一隊入祁門，是祁門所殺。而當事亦再信之，以再入告。聖明度言者必飾以爲初報時，殊不知樂平事也。察四月已有鳳督牌行徽州府官吏馳諭樂平官民人等。又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初四日，有鳳督兩牌行饒州府，提取劉瑤瑛等安得。至七月初二日，因

鄱陽武生程高選得瑤珽等急報始知樂平之事度
當事讀書學道君子必不忍欺 聖明而其前兩牌
空諸將佐所僞爲則是諸將初非不知樂平之事也
使其初誠不知樂平之事則及其知之而自不妨明
告當事以誤而何忍再坐以范成之兵今民間告人
殺人者先懸坐以殺人之事而後徐定其所殺之人
今日曰殺某人明日則又改曰非殺某人乃殺某人
必以爲不可信况人實被甲殺而初不告甲殺故坐
乙殺及見甲居然出認曰人實甲殺而必不可誣則

爲之辭曰此人雖非乙殺我仍別有一人是乙所殺
則乙之實未嘗殺其人而始終必欲坐其人爲乙殺
之情大彰明較著矣當事猶再信之耶度其人又必
以爲瑤珽等中路與范成等分兵而彼又不知也疏
稱劉瑤珽等爲題奉 欽依遊擊將軍而范成不過
都司又未云欽依也監紀當日在蕪湖報鄭按臺惟
劉謝姜李四將據疏述監紀報當事亦惟劉謝姜李
四將而范成則絕不著其姓名也而疏所述瑤珽等
稟詞稱范成分兵一半嗚呼四欽依遊擊將軍著姓

名統兵者而止統兵之半而一未欽依絕不著姓名之都司頓令統兵之半當四遊擊當事其信之乎又監紀報鄭按臺稱委劉珫珽四將持令箭督押九江是四將奉監紀委也據稱中路分兵又係四將而監紀不知是范成又奉四將委也委人者四人僅共統兵之半而委於人者反以一當四當事實信之乎監紀四月初一日舟經左營至蕪湖未嘗不載馬蕪人萬日共見而四遊擊必與監紀分行爲說曰畏左奪馬也乃一都司又必與四遊擊分行至於各營之頭

目所以分統各營之散卒勢不可須臾離而曠日持久又必與各營之散卒分行致令水行盡散卒而陸行乃盡頭目生而難掩者皆曰散卒死而易飾者皆曰頭目當事其皆信之乎又謝上亨失事于楚不惟未至初門亦並未至樂平監紀曾報鄭按臺四將內稱謝實謝上用及報當事則改謝爲謝上亨恨不將二千里外失事者盡坐徽人而後其心當事其以斯人之言爲可信乎其初辭之不可信已若斯而其後之相比爲再辭者又復可信乎一謝上亨之飛誣已

若斯而其餘妄報諸親戚之死於來徽饒者豈可信乎入樂者尚不足信而以爲死於入祁以故激怒當事者有一可信乎嗚呼此敝郡人心之所以反覆鬱結而終不能平欲一白于當事而深苦無路者也今無問入祁領寇者之果爲黃姓絕不聞有范姓黃實徽人而亦絕非黔人縱令萬一如所云或有范成或有一二黔人竄其中也者而稱將而遣檄者劉謝姜李四將也以劉謝姜李突如其來總無確據之飛檄尚無繇察詰乃以檄上之姓名而又絕無一人焉此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便劈空附會強諭百姓以爲亦是黔兵也又祁婺雖皆徽屬而分西南二路入婺達徽者自饒樂平德興而來初不復至祁入祁達徽者自饒浮梁鄱陽而來不惟不繇婺亦復不繇樂平乃廿四日劉謝姜李之牌從婺入而廿六日非劉非謝非姜非李之兵顧忽從祁入非分前後次第以行實分兩路而並驅以入者也惟是攻襲當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自非攻襲決無兩路皆是兵之理嗚呼此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又能無端懸斷以料驕帥叛

將之心遽恐料當事諸將而決以爲兩皆黔兵也當事特見責以爲不孝鄉紳總不當多事而弄兵嗚呼彼譖人者旣牽祁門出而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誣爲已入祁門遂引祁門入而百五十里內之吳推官金翰林誣爲已出祁門而兩遭相殺以飾當事一時之聽其說如水滸西遊似夢似幻而當事者旣不幸信其言則亦安得不見責以爲多事夫二官之未入祁門此江東南所共知也今當事者旣知祁門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原未入祁門則祁門百五十里內

之吳推官金翰林之未出祁門亦不必辨而祁門之舉妄歸二官者不過以今春搶亂鄉約守禦之事適司李署休篆急爲地方圖之不孝贊之郡六縣皆行之已而鄰郡亦相效行之以爲當日不先行此鄉約守禦之事則郡人心不齊郡人心不齊則必無祁門三月之舉郡人當將危將亂莫必其命之時一旦安靖如出湯火闕追所繇以爲先事豫防之力妄歸二官二官何與焉今守禦事宜具在當事以爲多事不孝亦何能不以爲多事當事亦一察不孝以病歸田

蒙 恩綸五被而苦不能留既以侍兩老親奉 朝
命兩補官而力必不能就當事視不孝果多事而好
兵之人哉不幸當逆 深入闖賊披猖大帥南遁賊
檄公行畿輔受屠 陵京震動而又奉當路流土叛
逆僞稱勤王偵得賊情有議捨 金陵而直竄徽寧
蘓嘗之檄屬在臣子一念 君父病未及死其能晏
然而處乎與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呼集郡民宣暢
聖諭共明大義相與各衛其井里卽以衛 皇上之
封疆而居甯荷鋤急則制挺耳除 君之賊惟力是

視嗚呼豈料三月之杪突有珽等黔兵將欲入徽
而喪於樂得豫絕此嫌疑恐寧以郡受禍勿以身構
訟哉或謂當事者實高明未嘗盡信諸部將之言而
但以錢糧無銷之故不能不信四方所傳敵郡之虛
名則其勢不得不取償於敵郡取償於敵郡則其勢
不得不移責敵郡之有司鄉紳移責敵郡之有司鄉
紳則其勢不得不顛倒其說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
嗚呼此軋坤何等時 主憂臣當辱 主辱臣當死
此固不孝等不欲身榮不欲身生之口也苟有利於

國家何暇愛其梓桑而今既上千 聖心必就吏議
則其勢不得不爲郡人辨白爲郡人辨白則其勢必
不能無盡此事之本末盡此事之本末則其勢必不
能無彼此是非之爭 孝陵神京屹然在望誰非臣
子其忍不固民志以壯扞衛者且誠令江南北列郡
盡得如徽數十同心協力逼諸死賊令不得四流勢
自窮蹙因而急縛以報 聖明爲力亦易區區此心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錢牧齋宗伯移字見教
有謂不孝當平心易氣以天下心處天下事深惟憤
盈執奏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爲
心則一切葛藤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國家
之福非調人賤媒之私等語不孝讀之起敬不忍不
心佩聊略佈其誠惟台臺亦諒不孝詳悉展辨者之
出於不獲已尤甚于當事則江東南幸甚而不孝自
今日一白台臺以後亦謹絕口以聽矣臨書可勝馳
切

切

與黃澹巖

乙酉

捧讀來諭反覆開譬不孝豈不感亮年翁及政府之心而恐有疑阻惟是郡事之初開罪也實以一二細人傳聞之言及補糾樂平則郡人傳讀貴陽書有樂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之語自後貴陽書牘稱郡人止云過而不云罪也其明恕如此所缺然者郡人未及一謝過耳今當國而郡人將望恩有加焉蒙年翁傳政府指而復爲善巧方便其間太守不敢不以偵人應命至申文年翁轉申閣部此去

夏台教情節應爾郡人不聞撫按之疏論此事者二年於茲矣又郡議賠補勢不獲就者三年於茲矣郡人信年翁去夏之言如金石四時故黽勉奉命而忽得按君疏論儼如今日題奏而重新立案而誰能集郡人而家諭戶曉之以爲是回奏結案也者追念

先

帝諸未了大案如平案如擒闖滅獻悠悠蒼天誰則結之者乎今 皇上御極改元之初年固當舉中興盛事將相大業入告我后而亦何必瑣瑣摘此三年前兵民不幸之事屑瀆聖聰凡不孝拳拳實痛心爲

相君相君身任天下不孝弟之所痛心爲相君者實痛心爲天下也假令天下萬一更有故區區一郡雖獨完固亦何以自存而謂不孝弟鯁鯁爲一郡計分微分黔各爲畛域較量利害於尺寸之間弟雖至愚亦不忍顛倒至是不孝弟久欲謝人世幹辦已躬本分事特爲兩先人在堂故遲回今一切無所牽絆拜書之後亦遂長辭以一郡托身任天下者惟閣部共黔人一體收之去夏蒙年翁傳貴陽語與不孝弟商時尙以賠補爲難題而祇令地方認過不孝弟慨然

金大史集卷五
諾而聞者紛然異辭各掉頭去不孝弟亦不復告人而獨白年翁致謝貴陽年翁豈忘之乎往年不孝弟之疏揭論辨也實當貴陽疏叅嚴旨方下之日續蒙聖恩見原不孝弟遂寂無一言而但屬友人數通意今茲爲郡人謝過之懷實在去夏六月奉命年翁之日不孝弟自信三年內所以交貴陽者雖離合通塞之故迹若迭變而區區大公無私一體相成之心固亘三年如一日也不孝弟之於貴陽其亦可以無愧矣

與陳雪灘乙酉

救郡人無本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衣食以自活遭寇交棘兵火相尋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盡乃蒙黃侍御傳貴陽台指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繇于先時備禦旣家自爲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捍患必坐何人爲首此實不能而且

定重罪尤難乎其爲獄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
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禦
左兵有功題叙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槩罪以
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
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祁監紀何知原議
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徽
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分兩
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之意外變局雖鳳中
不及知旣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兵同行之官亦不

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是黔又
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祁之
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
也夫實不知爲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鑿原而矜
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
禦之過母亦是宥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
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錢宗伯宗伯
爲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
與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通意

鳳中亦印以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是役也黔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
 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
 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
 秉國均不與督鳳同俞咈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
 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尚加進
 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
 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
 敢為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則怒
 其詈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貴陽今以
 天下為家密邇郡縣旦夕緩急今亦郡人將為貴陽
 詈人時也願台臺幸為婉語請一咲而釋

與馬瑤草七首

不孝少徼父兄師友之訓讀東西兩聖人之書大事
未明赤心徒在恭遇閣下當五百年可治亂之時以
大丈夫能將相之事天鐘間氣人號再來不孝生幸
相值不自公先不自公後顧得同天地日月而處乃
以時事多虞致令機緣不偶鄰患薦震撥矢值在弦
之時夜戎急號聞雷無掩耳之候雖兎爰雉離實觸
飄風之瓦而先張後脫亦蒙未雨之弧所幸君子無
我宛如日月之行細人有言不竟將軍之際賢不相

厄過且知仁豈謂十七年之春乃有亘千古之變國
恩深厚十世如新宗社靈長一旦有主惟閣下爲
先皇久樹之人佐問今上必受之命立談定難指顧中
興不孝以臣子交憂之身急君相造命之祝雖獨處
於苦塊實望切乎雲霓豈不數規尺幅一圖上書左
右而每當捉筆佇思復止豈其尚有疑情與抑渺漠
遠懷未易書傳而今日征月邁水落石出愈知閣下
之深直恨通書之晚也不孝居恒恒自念度天下大
物定天下大事用其心經營天下必有大心爰自釋

禍卽知念亂時時注意當國矚目高賢彼卑之則一
飯不怠睚眦必報及高之則好同乃庸惡異卽斥不
禁永嘆獨自念言天下事俗人旣不可與言而淺人
又不可與深言鄙夫旣不足與有爲而小丈夫又不
足與大有爲天下事其遂已乎遂可如此泰然數僥
天幸終無事乎不謂天下事已遂有今日也伏見閣
下不惟才美兼以道援已溺已饑身救時難無驕無
吝力希古人庶藺後私而急國李郭解郤以東征蜀
武唐鄴蹇蹇譙譙惟開誠而布公亦謹議以寤主當

乎今之世而篤行此道心長無畏力沛有餘其不在閣下乎天下有志之士行欲有深言而相與大有爲也舍閣下其誰與歸鄉者閣下於不孝初無嫌怨特不幸事勢相激致一郡存亡歸於不孝當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已之心而以爲辨也夫好辨以求勝不孝實不爲也今不孝於閣下亦無瞻顧而深痛大難未夷舉天下安危係於閣下此時喜憂交併有不可不自通者而不知者或不知其不容已之心而又將以爲諂也夫諂人以

自益不孝亦不爲也不孝靜觀恒情苟爲身圖則不爲家計彼度不定一家則斷不可妥一身焉故也今士大夫少知遠慮縱不能懷大聖賢以安天下爲悅之心豈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後可以安一身之想則雖越在草野落落無安天下之責而日夜仰瞻朝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義實同其休戚情何減於骨肉况不孝夙受

先皇帝知遇兼荷大君子遠炤今不幸山律風弗出街恤而入靡至不能以其身請自隗始用章閣下之大

乃復逡巡却處無自外之心有自遠之迹安使羣情
百爾猜度或謂閣下尚未大釋於敝郡而不孝終不
能歸誠於閣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將恐以
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勢非不孝疇昔所奉教於君
子願學於兩聖人之遺訓也惟閣下鑒其區區昭示
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復而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業語有之山不厭高水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不孝臨啓可勝瞻切

與劉念臺

乙酉

去夏幸覲道範未獲罄彼此懷來卽黯然言別山中
傳聞時事知有今日不孝自惟錄錄庸材兼以病廢
然不敢自度其身之不能爲不敢料天下事之不可
爲爲一郡倡明大義力疾支持方畫嶺而守願効死
勿去願不能不日夜喁喁惟貴鄉是望以貴鄉有藩
王在焉而老先生係海內蒼生之望乃日復一日何
其久也今荷戈而待命者皆悵悵莫知所適從王衛
弁有心人耑馳叩台堦寧貴鄉諸當事皆無咄無爲

而老先生亦忍遂漠然置天下事于不問乎唯老先
生明教之

復周奠

乙酉

不孝弟自去歲已不復欲生不謂時事又至今日

高皇帝養士三百年不獲食一士之報而南浙尤肇基
之地豈真望風瓦解乎今不孝且力疾強起與郡縣
守土及闔郡紳衿人民懸高皇帝畫像申明大義
共以死守無不感奮所望台臺同志明告貴鄉諸當
事及士大夫念國恩之深厚存大義于天壤不至淪
陷一天下盡爲使人顛尚得傳種此亦諸君子
千萬劫一時也捧讀台教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

斯言盡之矣臨書企切

復郡太守 乙酉

天子蒙塵中原無主所望有心有氣人共出而申大義
建侯立君然後可以次第有爲今親藩在浙浙中諸
君子不爲不多度旦夕嘗有詔令到乃日復一日今
且半月矣適江兄捧台札至憂鬱之餘不覺起舞箋
列老公祖及合郡縣當事名有異同者不必盡告書
名可也不孝衰經在身不敢上箋惟以書告貴鄉當
事及鄉先生倉卒時不暇較量文字迫切所至直書
而已惟老公祖圖之

聲自去夏聞國變見諸宗藩南來卽不覺淚下痛念
高皇帝見 高皇帝子孫如見 高皇而義有必不可

上延津王 乙酉

者聲何敢不直告前者殿下至止欲主討賊復仇之
事誠是也今國有 君矣春秋之義國既有君而敢
于私立名號謂之僭建武之名旣正而凡盆子 輩
皆名曰盜遭光武大度待以不死使于其時揣分度
力附從大軍豈不光受爵土與漢終始而陷于囚虜
哉 新皇撫有七省之物力兵賦天下賢士大夫相

與戮力蠻夷貢助兵車此不爲不強乃欲以新安數村落群不逞之徒欲分地而處此輩不過借名劫富人財耳一日財厭皆散去誰復爲殿下左右者聲寔不忍高皇帝子孫爲二三市井所悞也盍束裝赴行在請旨出師維屏維翰求無媿于皇祖是殿下之願遂矣惟高明裁之臨書不盡

與長兄 乙酉

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惟順受之而已不必逃避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卽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無大悽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事未定不得不忍死在此母令內地有慘變將來反謂我悞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悞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一切聽之天命惟父母兩樞未歸土日夕在念前日買葬地不知已成否如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葬之

此爲要緊聞女等前日積薪于屋俟有急卽舉火自
焚此真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望兄仍時以佛法
提撕一切皆佛法乃爲來生大留種子耳

與長男

乙酉

我往南京去道炤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候
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
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
所者多矣如我家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斃
自不在我自閏六月來一身又如浮雲今無一毫係
戀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寔寔不安倘百姓幸安堵則
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寔無益我死實
甘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

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
夫之所爲古人又有言吾國之三公不可辱于賊此
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一向欲自作年譜留以
傳後因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
黃山道場乃我爲保地方民命計可接續將去不可
斷也

皇朝
御製
通志

